

压岁钱

□王希华

正月初二一大早儿，忙碌了好几天的来柱本想睡个懒觉儿，可闹心的鞭炮声、妻子做饭时的铁勺子碰锅沿子声和公鸡的打鸣声不绝于耳，搅得他根本睡不着，索性起了床。

初一拜年，初二来亲戚，这是多年的惯例。来柱一边穿衣服，一边琢磨着今天来哪些客人。忽然，一个预感闪过脑际。节前姑姑就打来电话，表弟一家三口正月初二要来看舅舅、舅妈。表弟的小儿子刚满三岁，总不能让人家白来吧，总得破费点儿吧。虽说二位老人要掏压箱底钱给孩子添岁，可自己作为孩子的“表大爷”，也不能“死抠”，少着也得一张“四个老头”票吧。想到这里，他就不禁长吁短叹：唉，这社会呀。

来柱家就他哥儿一个，父母都已近古稀之年，全靠他养着；大女儿在县城读高中，正是花钱时候；小儿子刚上小学，如今倒是不用交学杂费了。来柱没有正式职业，除了种几亩薄地外，平日里靠给村里出个小工挣些工钱。妻子在家操持家务、伺候二位老人。一年到头，一家子的收入与支出，闹个“正负零”。

最近几年春节，不知怎的，前来瞧着父母的亲戚朋友逐渐多了起来。这应该是好事，说明亲戚朋友已经对自己及这个家庭刮目相看了，即使还不富裕。可不知是社会风气，还是其他因素，来就来吧，总要带个孩子。长辈见晚辈，新

年大月的，孩子又小，给压岁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近年来，压岁钱就如同猪肉价格一样节节攀升，一个孩子给二百元都不算是高的。

去年正月初三，一个远房的叔叔弟弟两口子带着孩子来看望来柱父母，拿了一箱方便面、一箱二锅头、一箱早餐奶，总计也就不到二百多块钱东西。孩子一声一声的爷爷、奶奶、大爷叫着，来柱的父母给了二百、来柱给了二百，正巧妹妹从城里回来，也给了二百。等到来柱的小儿子走过去亲热地叫“叔叔、婶子”时，他们却一分钱没掏。

一个春节下来，压岁钱给出去两千多。父母常常指着堆在平房里的礼品，无奈地说：“这都是花钱买来的。”来柱每听到这句话，就长长地舒一口气：“唉，这社会的人呐，瞧人儿为啥赶正月来呀。二百块钱，够我在建筑队推一天砖挣的了。”

可亲戚来了，总不能不让人家进家门吧，亲戚还得走动呀。

“来柱，拿碗拿筷子，吃饭。一会儿亲戚该来了。”在厨房做饭的妻子大声地张罗着。

来柱一边拿着筷子，一边琢磨着如何应对给压岁钱这件事儿。他想，今年决不能像去年那样大方了。实在不行，借看护生态林之名，先到山根子躲躲，等他们走了以后再回来。

一家人刚吃上饭，大门口就响起

了汽车喇叭声，来柱心里一惊：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再一看，是邻居家的闺女回来了。过了好长时间，来柱的心里还在跳个不停。心想，可别再按喇叭了，一会儿，我得赶紧出去。此时，他已拿定了主意。

来柱一边喝酒，一边对妻子说：“一会儿，客人来了，你就伺候吧，我去看山。今天如果不去，村里该罚钱了。”

妻子也不知来柱怎么回事儿，瞪起眼睛说：“你抽风呐，别人怎么没去呀。不准去，今天你乖乖在家给我帮忙。”

两口子正掰扯着，表弟两口子已经提着礼品走进了家门，只是没带小孩。这一举措令来柱感到吃惊，也感到欣慰。

表弟把礼品放到桌子上，还没坐下，就掏出一沓子钱递给二位老人：“舅舅、舅妈，这是孝敬你们二位老人的。”

来柱两口子赶紧上前，一把拉住表弟：“你看看，都拿这么多东西了，就别给钱了。”可表弟还是把硬把钱塞到了老人的口袋里。

紧接着，表弟又拿出一沓钱，分别给了来柱的闺女、儿子：“快接着，这是表叔给你们的压岁钱。”

看到这里，来柱打消了去看山的念头，又是沏水、又是点烟，一阵子忙乎。

妙峰山

(组诗)

□蔚翠

京西古道

风将大片的茅草打倒
露出京西古道的蹄窝
风将旧事带到妙峰山下
与六百年厚度的冷搅和在一起

马、骡子、骆驼
转过身来
左边驮着茶包
右边也驮
它们的容貌清晰又坚定
闪着青铜的光芒
栩栩如生

它们的蹄印
与石头深度融合
凹凸或深陷
都呈现出
历史该有的样子
贸易是草木葳蕤的样子
生存是春天蓬勃的样子

奇松

风磨出松树皮的疤痕
风聚集成深绿的松针
风用高浓度的湛蓝
铺开十万八千里
把松树的身形衬出来

伟岸与妙峰山连在一起
雄奇被耀眼的光芒照见，
一柄剑从松针间穿过
发出刺耳的声响

这是一个传说
我将焦点对准它
清晰的范围瞬间扩大
与意义发生一连串共振

塔院

塔院海拔1012米，
能看到骆驼队、马队和骡子队
从山下走过
沱茶的香气
和运货人的疲惫成正比
茶马古道的繁忙程度
与塔院香客成正比

我错过了时间
2021年12月来的时候
只遇到了
和从前相似的冷风
头发扬起的样子
与历史低头走路的样子本质相同
塔院三面的大山
与塔内的仿汉白玉栏杆相同
但又不相同



游戏精

心有远航志
何须穷四海
木盆行大船
笑看风云载



同党像

无事翻周报
竟见红袄像
友人笑指谈
这里有同党



分倭瓜

养生老倭瓜
一担挑回家
阿狗耍心眼
分留给鹤鹤



晚课忙

饭后更繁忙
灯前争亮堂
昨天谁胜负
今日分短长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记忆

□海城

那些难以磨灭的影像，挂在时光的墙壁上，构成记忆的图景。美好或伤痛的凹痕，不可替代地镶嵌着，验证着往昔。返回过去，经由岁月光明的小桥，必有阴影的流水，在桥下低语，培养着不倦的倾听者。哦，岁月，令我们交付了青春全部的学费，上修行的一课，然后逃出焦虑的泥潭。不能说曾经舞蹈的欢欣一无是处，它的

笑颜帮我们度过生存必经的难关。只是花季幻出的彩虹，实在太短促。使我们在记忆的乱麻里，辨不出哪一张不善言辞的嘴唇，更能持久地在沉默中独守着秘密，等待着曙光的垂钓。总有某个瞬间，门窗打开，崭新的事物闯进来，同孤寂的灵魂握手、叙谈，结为每一个季节的亲密朋友。从此，潜伏于心的忧伤融化了，随之而来的

欢愉，充当了新的主角。这一刻，破碎的天空，被阳光的女仆悄然缝合了，一切都复归宁静。即便在往事的餐桌上，每一次惨痛的过往变成了笑谈，化为符合生活口味的佐料。

还可以用伤口为杯，饮下忧伤。对记忆来说，这并非服毒，而是阵痛之后的重生，一如凭勇气完成的凤凰涅槃。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